

长。他的搜查很随便。用搜查器我从地上量计心气时。还有50岁左右的^那人。
 他的年纪较大。相对友善。对我说“这是上面的命令。我们必须遵照执行。没有错
 会给你同步录音。”他的对我善我也相对配合。但受不了时。他们也会搜查我身体。
 我那时想。他们是冷血动物吧。黑牙那班在审我时。黑牙还用烟头烫我的手指。
 在我的手指上烫出水泡。一天24小时。除了吃饭时。可以坐在板凳上吃饭外。
 其余时间就是站。蹲。就连上厕所也要看审问者的心情。晴雨了。要杯水
 也是站着喝。他的班次是4个小时。当时最怕的是普生的那班。那4个小时我是
 站折磨。没有一秒钟停的。他们在站我时。时刻盯着我。一旦发现我屁股
 落地。就是一顿揍。我实在受不了。用双手撑着身体。不让屁股着地。他们就拿
 着活折磨我。让我从心底里害怕他们。他们让我站着。大喊声“我交待”
 他们从精神上折磨我。其次是黑牙那班。黑牙也是一刻不停地让我蹲站。
 用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。一只手打我嘴巴。一顿就是4小时直到他们的班结束。
 他在审问我时。我对他说：“你们肯定弄错了。我没有交待。”黑牙说：“你的单位
 领导给你材料一大堆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交待。如果我有交待。我情愿去^{监狱}。”
 我说我要写信给张书记。说明我没有交待的事实。我在审讯中我写一封信。
 希望张书记让我检查交待交待的材料。我以向证明我没有交待。我写完
 信交给了黑牙。他说我不是信原件。~~不是~~不是他的要求我写的。要我赶紧
 用写信为黑牙交待。于是加倍折磨我。我后来把信带到进里。找市比
 集的人。我把材料给张书记说他的单位。我交待的材料不交。岂不是说
 他交待不交吗？于是我话里将材料撕碎。黑牙也不同意。我担心

的时候,大家就会不自觉地往这边靠。他们中的人会说,就是打,打最多,就打我嘴巴。他们用拳头打我嘴巴不够,还强迫我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后来也有人让我用拖鞋打自己嘴巴。开始的时候我不配合,他们就打我的脸。与曹姓一班的人打得厉害,一掌打在我脸上,会打得我嘴角流血。他们就让我写诗,我无法写诗,于是他们就折磨我。连续不断的,我的身体受不了,请求他们让我休息,我答应下,他们不允许。说:“你不想站,那就蹲。”于是就不让站,开始让我蹲。开始的时候我能够蹲十小时,但后来就不行了。我蹲不了几小时,就躺下去,后来就躺下去,他们就立刻让我站起来。我就写不了,他们就强迫我蹲。就过样一次又一次多,几个小时下来,我连蹲都困难。后来他们就让我跪,开始不同意,他们中有人跪,跪不合规矩什么的,但也要让我跪。我的身体跪在地上,才跪的时候还受得住,但跪了一段时间,就受不住了。我又反过来求他们让我坐。他们不同意,说:“你要求跪,跪。”我只好再蹲,蹲不住就躺下去。他们就强迫我站起来。我坐在地上不起来,他们中那曹姓一班的人就用脚踏我,一直踢到我站起来为止。后来踢我,我也不起来,就用从我身上脱下衣服抽我。再后来,这两人握住我的双手,一人用他的膝盖顶住我的颈部,压迫我双手抱头,我只能勉强地站着。可是我一生以上,他们让我思考,就用劲拧我的脖子后倒在地上,又会遭到一阵毒脚。我那时只是紧紧地抱着头,跪在地上。他们打受不了时,再爬起来再蹲。黑牙与班那一班,黑牙也打我凶的人,他不仅打我,当我蹲不住躺地上时,他就用手拽我的头发,将我拽起来。后来我蹲的受不了,他拽我也不起来,他就拽我一缕头发或几根头发,我的头发被他拽掉下许多,审问室的地面上到处都有我被拽掉下的头发。那时我的头发